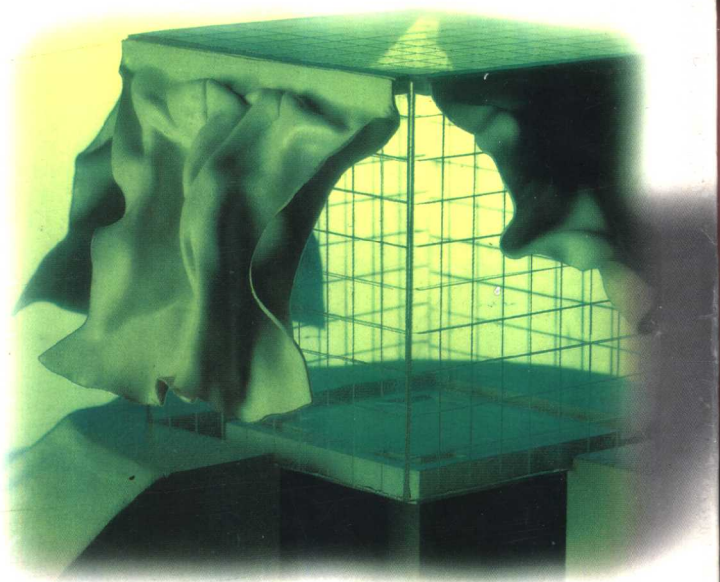


主编：张 铤  
中国当代作家文库



# 城市逍遥

张宇中短篇小说自选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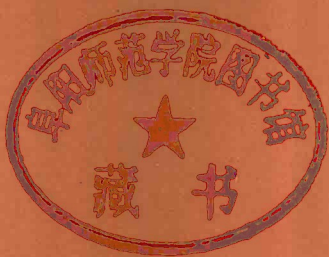
華夏出版社

中国当代作家文库

主编：张 锲

# 城市逍遥

——张宇中短篇小说自选集



华夏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市逍遥:张宇中短篇小说自选集/张宇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 1997.8

(中国当代作家文库/张锲主编)

ISBN7-5080-1363-8

I. 城… II. 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7122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9.125 印张 474 千字 插页3

1997年8月北京第1版 199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册

定价:28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## 《中国当代作家文库》

《中国当代作家文库》是华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套中国当代作家丛书。

《中国当代作家文库》力图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和最新发展趋势,并在题材、内容、风格、表现手法上体现出无限的丰富性。

《中国当代作家文库》着眼于有影响的文学大家,同时也热忱地欢迎有实力的文学新人跻身其中。



作者像

## 作者简介

**张宇** 1952年5月3日出生于河南省洛宁县大阳村。高中毕业后当过工人、县广播站编辑。河南省文联专业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曾任洛阳地区文联主席、中共洛宁县委副书记、三门峡市文联主席、河南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，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《莽原》杂志社主编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晒太阳》、《疼痛与抚摸》；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活鬼》、《张宇小说选》、《苦吻》、《乡村情感》、《中国当代作家选集·张宇》；散文随笔选集《南街村话语》；电视剧本《黑槐树》等。获中国作协“庄重文文学奖”等各种文学奖二十多项。部分作品以英、法、日、俄等多种文字译介到国外。

## 自序

现在是春天。在这本选集将要出版的时候，给亲爱的读者说些什么呢？就不说世俗的话了，说说我的树吧。

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激动，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我的树。我一天天地计算着节气，等待着我的树发芽和抽枝。我一直觉得它们比我重要，好像我活着不仅仅只为了写作，也是为了养这几棵树。

由于原本是农村人，进城以后觉得断了根。你不能老写吧？写作之余心里总是空空的没有着落。城里人多，前后左右都是主儿，好像越是挤在人群里，就越是感到孤独。一直到1990年吧，自从我开始养树，心里才踏实下来。就觉得有伴，不再那么寂寞。

顺便提一下，我说的养树实际上是树木盆景。把树栽在盆里养。就像我们自己离开自然生活在文化里。日本人叫盆栽。而我一直觉得叫养树更贴切和准确。因为别人搞盆景为玩为挣钱或者为艺术，而我养树不卖钱不参加展览出风头，说纯粹是为了养心性和大自然保持一点联系还有点酸，细细去想，也许是为了找一个角落存放一个农

村人在城里的情感？

自从我养树起，我们就谁也离不开谁。它离开我就会缺吃少喝，就会枯死的。我离开它就丢了魂，没有了精神。真正是朝夕相处其乐无穷，为别人所不解。说句笑话，我每每出差回来，看到我的树没有缺水，才证实我的妻子可以信任，才感到了她在我生活中的重要。

别人不止一次问我，其实我有时候也问自己，我为什么着迷养树？也能找出许多道理，比如喜欢植物呀，比如逃避世俗呀，甚至能说得很深刻，但是总觉得不准确和不完全是那么回事。就觉得喜欢，就觉得迷它。完全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受。

这才发现世界上的事儿，其实许多是说不明白的。也许什么都能说明白就没有了意思，生活就不再美好，生命就不再珍贵。

人生的味道也许就在这永远也说不明白的感受里。

有时候我就想，将来我死了不要紧，我的树还活着，它们比我的寿命要长，我把树传给后人或者是送给朋友，我的树还能给这个世界生长绿色的欢乐。

其实说白了都一样，写作也是这么回事。

1997年4月于郑州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活鬼.....    | (1)   |
| 没有孤独 ..... | (60)  |
| 自杀叙述.....  | (112) |
| 城市垃圾.....  | (158) |
| 阑尾.....    | (189) |
| 乡村情感.....  | (221) |
| 大街温柔.....  | (267) |
| 黑槐树.....   | (322) |
| 一笑了之.....  | (371) |
| 飘扬.....    | (398) |
| 城市逍遥.....  | (421) |
| 枯树的诞生..... | (467) |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日出.....   | (521) |
| 落日.....   | (526) |
| 死鱼.....   | (534) |
| 搭错了车..... | (541) |
| 完人.....   | (549) |
| 轻如鸿毛..... | (564) |
| 欢乐游戏..... | (570) |
| 死刑温柔..... | (579) |
| 丢了丢了..... | (586) |
| 返香.....   | (592) |

## 活 鬼

漫漫长长一生，飘飘零零一世；明明白白是一个人，又似似乎有一个“壳”。荒唐之中说荒唐，且又阴差阳错。人乎？鬼乎？鬼乎？人乎？

—

旧社会有三教九流。

三教是：儒教、道教、佛教。

九流是：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。

九流又分上中下三等。

上九流是：一流佛祖二流天，三流皇上四流官，五流阁老六宰相，七进八举九解元。（进是进士。举是举人。）

中九流是：一流秀才二流医，三流丹青四流皮，五流弹唱六流金，七僧八道九琴棋。（丹青指画家。皮指皮影。金指卜卦算命之人。）

下九流是：一流高台二流吹，三流马戏四流推，五流池子六搓背，七修八配九娼妓。（高台指唱戏的。吹指吹鼓手。推是剃头佬之类。修指修脚。配指配种。）

不过，三教九流，对山里的百姓来说，太高太远的巴结不上，一般都尊敬读书人。侯七上学时，爹就交待他：“娃子，好好念书，书里头有大肉白蒸馍。”娘也嘱咐：“等你上学认了字儿，过年写对联再也不用黑碗底砍圈儿。”

但侯七生就一个流氓蛋，枣胡解板儿不是大料。在学校学不进去，先生老揪他的耳朵。放学回来也是惹祸妖精，尿到人家小娃的鞋洞里，屙在人家倭瓜里，邻居街坊三天两头上门告状。爹娘也就心凉了：“命里没有不强求，仰板儿脚尿尿，他想流到哪儿算哪儿吧。”

但侯七却不这样悲观。正经书看不进去，闲书倒看了不少。古来多少英雄豪杰，有几个念书成气候？大都是杀人放火，拉起人马占山为王。他就想啥时候俺长大了，也一条枪打出去，就占永宁城背靠的闯王坡为王，抢两个好看的闺女做押寨夫人，那该有多好。

永宁县，旧社会土匪多如牛毛。不少土匪头子让国民党收编以后，都封个营长、团长的官儿。侯七就觉得要想出人头地先要当土匪。怎奈年龄还小，干不了杀人放火的勾当。干急。能干什么呢？看准机会就揪人家的头发摸人家的脸。女孩儿哭着骂他不要脸，他就说：“休要无礼，为王我抬举你，不要不识好歹。”女孩儿如果再骂，他就要无赖：“你们骂吧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不打不骂臭布袋。我算过卦，先生说我这辈子是怕老婆的命。”……

人对脾气狗对毛，流氓蛋结交流逛蛋。侯七专找些调皮学生烧香换贴，给先生捣蛋。有次写周记，侯七故意胡乱写：“昨天晚上，躺在床上，听得楼上，叮叮咣咣，点灯一看，原来老鼠在打仗。”学校里搞课外活动，让编写些谜语。李五不知从哪儿弄来几句脏话，问侯七敢不敢交给先生。侯七说咋不敢！提笔抄写一遍就交了上去。

那四句是：“黑山林中一老翁，整日飞走在空中，虽说不是神仙位，神仙造死它造生。”末了还注上：“打一扁”。气得先生大发脾气，给他记了一过。

书读不进去，却爱唱戏看戏。没有道具，就弄些荆条缠上花布当马鞭子。拿个牛笼嘴糊上纸，染上黑，绑两块铲锅刀样儿的纸片，就做成了官帽。校内校外，胡唱八吼，一千人就说：“早晚也是下九流的坯子。发不粗，长不大。”

那年夏天，崔兰田的戏来永宁同乐台唱。上学的时候侯七就拐到戏场儿看地形，夜黑里好上树骑墙头。到戏场一看，场子中间却栽了些木杆子，又绑些横杆儿，戏场儿正心里围成了一个方格子，格子里摆几把太师椅。不像过去大地主祭祖看戏搭得神棚，又不像城里人看戏坐的包厢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叫县政府老爷们看戏坐的。他火了，日你妈，老百姓掏钱儿，叫你们这些狗日的坐正中，美死你们哩！上晚自习的时候，他就串通那些朋友，要去闹事儿。下罢晚自习，他们就翻墙过去，串胡同混进了戏场儿。每个人都带一把小刀，别在腰间。先在人群里挤，挤到中间就掏出刀子，把绑在横杆上的绳子割断，一下把杆子推倒，专门捣乱叫县政府老爷们看不成戏。

县太爷看戏，警察局长王鹏举亲自带着人维持秩序。发现有人捣乱，就是看不准哪一个，看见一个也挤不过来。没法子，就让警察局的黑狗们举起手里棍子乱抽乱打。侯七他们抱成团，说挤都用劲挤，前边一倒一大片。顿时，娃子叫爹，闺女喊娘，戏场乱成了一窝蜂。

侯七他们这一伙里的大个子杨忠信，脾气野，上去一把抓住黑狗手里的棍子：“奶奶的，你打谁哩？”一用劲把棍子夺了过来。侯七看着把事儿闹大了，高兴极了，冷不防把杆长枪也夺过来踩在脚下。警察局长王鹏举急了，往天上打了一枪，这算把戏场打炸了。人群一股子一股子往外窜。戏子们也在台子上吓得乱叫喊。

枪一响，侯七怯了，看着不对，就吆喝着往外溜。黑狗挤过来抓他，他顺手抓了一个老头的帽子往头上一扣，挤出了戏场儿。等逃回学校，才知道就跑回来他一个人。娘的，把弟兄们扔了算什么好汉！心里一动，敲响了集合钟，看着先生和学生们都窜了出来，他就大喊大叫：“警察局在戏场无理抓人，把杨忠信和李五抓走了。”其实，他也不知道杨忠信和李五是否被抓，只因事急，就胡乱叫喊。

那时候的学生们最爱闹事儿，一呼百应。侯七在前头喝一声：“有种的跟我来，去救学友呀！”后边就跟了一大群。谁知道跑到半路就截住了他们，杨忠信根本没有叫逮住。只扭住了李五，也马上放了。因为王鹏举新近搞上了李五的姐姐，正打得火热。姐姐一出头求情，就放了人。并且，就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，事后竟然也没有追查。

闹了这么一回，侯七算出了大风头。都说他是英雄好汉，早晚要出人头地。他也自觉得不同凡人，连王二爷贵姓也不知道了，对一群换贴拜把子弟兄胡吹乱擂：“天下就是这样打出来的，你们只要跟着我好好干，将来我发了迹，给你们都弄个省长县长干干。”一群娃子也指天发誓，要跟着侯七闯天下。石心太还口口声声叫他万岁爷。他也被捧得晕乎乎，觉得从此就要发迹。哪料到过了两个星期，学校里忽然贴出布告，把他开除了。

侯七背着书包和铺盖卷回到家里，爹娘垂头丧气埋怨他不争气。他却气昂昂地说：“你们知道个啥？自古贵人多遭难。开除算什么！书上恁些英雄豪杰哪个不是充军的充军、发配的发配？实话给你们讲，不光开除，我还想坐牢呢。受的磨难越大，将来当的官才能越高。”

不久，日本人来了。一千人跑老日进了南山。侯七把爹娘送到山上，回身就走。娘问他：“娃子，你还去哪儿？”侯七说：“你们别管我。如今是乱世之年，正好闯人物。等我发迹当了大官儿，好来接你们回去享荣华富贵。”

娘死活拉住他的手不放：“侯七呀侯七，日本人杀人放火，全都是些黑心烂肝肺。枪子儿不长眼，你回去就没命了。抗日叫别人去吧，啊？咱中国恁些人不缺你一个。”爹叹口气把娘的手掰开：“叫他去吧。我咋看他就像是天上的螃蟹下凡，就叫他去任意横行吧。不能留芳后世，能遗臭万年也不亏他来世上走这一遭。”

## 二

日本鬼子侵占洛阳之后，向西进了伏牛山。麦黄梢儿时把大洋马牵进了永宁县城。日本人打的是太阳旗，永宁百姓就咒他们，洛阳落阳，鬼子天数已尽，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。

国民党官兵欺压百姓倒还有勇有谋，见了鬼子却像老鼠见猫，逃的逃了，散的散了，留下的便做了汉奸。原来的县警察局长王鹏举，摇身一变，换了顶帽子，又当了便衣队长。拿着日本鬼子的屁股壮他的脸，伸长舌头舔鬼子的屁股沟子。仗着鬼子的胆，把往日偷情的女人干脆接到队部里，明铺夜盖，禽兽不如。看着走狗耀武扬威，老百姓气得头发梢儿疼，骂得他八辈子祖宗在老坟里乱蹦。王鹏举的老爹知书达理，极要脸面，在街里让一干人吐了一脸唾沫，丢人不下，回家去一根细麻绳引他上了奈何桥。

但是，日本鬼子再厉害，永宁人岂是好欺侮的？早恼了山里百姓。日你妈，中央军还不敢欺我永宁，你他妈外国人还敢来俺永宁拉屎屙尿？欺天了！揍你个狗日的！大土匪头子程守文竖起大旗，成立了抗日人民自卫军。鬼子占洛河北，他就占洛河南，与鬼子势不两立。打了几仗，却也见胜见负，大长永宁人志气。程守文就吆喝：“我想着日本人的脑袋是铁打铜铸的，刀枪不入。原来也他妈是人做的，割下来照样当尿壶。”

眼看着日本人像霜打的草，没有几天阳寿。王鹏举有点后悔了，一天，他把李五叫来说：“只想着叫你姐跟着我享福，谁知道前

头的路是黑的？我这辈子老是不顺，靠山山崩，靠水水流，靠树树歪。趁早，抓几个钱在手里才保险。我手里有批货想出手，你能不能找个人弄出去？”

自从李五的姐姐当了王鹏举的小老婆以后，李五总想靠姐夫的权势谋点事儿干干。王鹏举差点把他弄进汉奸队，还是这女人挡住了。她对李五说：“兄弟你小，别乱扑腾，舍上姐姐一个人吧。万一你一脚踩空，咱李家就没指望了。”李五这才没有染指。如今姐夫找他谈买卖，他当然有兴趣。

“姐夫，啥货？枪还是土？”

“不是枪也不是土。是啥货，你姐对我有交待，不叫你知道。万一我叫人打死了，你姐也有人照应。”

李五想了想说：“姐夫不说，是向我。只是这货要哪号人才能出手？”

“泼皮胆大，心眼多的主儿。”

“有了。”李五一拍大腿，“我有个同学叫侯七，阎王爷的鼻疙瘩他也敢摸。”

当天晚上，侯七被李五拐进了便衣队。进了王鹏举内室，正遇上李五的姐姐。都是一个街的熟人，她忙让烟让茶，一会儿眯眼笑笑就躲出去了。侯七心里犯疑，别他妈叫我当汉奸，我可不干这卖屁股不要脸的勾当。

“侯七，我听人讲，你这小伙子讲义气，好朋友。”

听到夸他讲义气，侯七眉飞色舞起来：“你这么说，我也不吹。若论朋友行，谁不知道我侯七？”说罢他觉得有点空，想举那次闹戏场的事儿做活例，一想面前是王鹏举，便卷了舌头。

王鹏举像个耍猴儿的，敲着锣叫侯七爬杆儿，说了一大堆奉承话，把侯七捧得上天了。末了才递给他几页纸，让他过河去，到洛河南岸送给程守文。并补充说：“这可是一大堆活钱儿，拿回来咱们平分。”



侯七觉得蹊跷：展开一看，脸差点变了颜色。是啥？是情报。上头写着日本鬼子的数目，活动规律，便衣队的编制，等等。

“侯七，你大着胆要价。这货，要多少，程守义出多少。是弄家儿，他连价都不还。”

“……”

看着侯七一声不语，王鹏举冷冷笑几声。侯七忽然醒过来，这种事一旦说破，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干不干身后都有枪口盯着后脑壳。干！娘的，干成了是一堆活钱儿。干不成败露出去也落个抗日英雄。

第二天，侯七大摇大摆出了永宁县城。他虽然泼皮，并不粗心。离家走时专门穿了身脏衣裳，过河时又对船家叫苦连天付不起船钱，只留下两个蒸馍。不是他坑人，只怕露出身份，让洛河上的刀客劫了他。连程守文的面都没见，就叫人害了性命，那就太亏了。

程守文的司令部扎在范村。过洛河后要走二十来里路才能到达。侯七一路走一路盘算，见了程守文不要慌，应该一份一份往外拿，不能一下全亮出来。亮货之前，要先讲好价钱，撩起衣襟把指头捏清楚。如果程守文大方，主要情报还的价钱大，就应该把次要的情报白送给他。像卖红薯的一样，买了大的，添个小的。如果程守文一个钱儿不给咋办？日他妈，就是一个钱儿不给有什么要紧？白送给程守文也算我一份见面礼。反正是中国人打日本人，给他妈汉奸王鹏举讲什么朋友不朋友！程守文要看我能干，说不定还封我个官儿呢。

过去洛河第一个村庄是陈宋。坡上的庄稼地里，收麦后已经开犁，一千人都在种秋。有的穿着小汗褂儿，有的光着黑脊梁，汗珠子在脊背上流着。这年头老百姓还能这么消停种地，真不容易。侯七走得热了，把褂子脱下在手里晃着，忍不住唱开了路戏儿：

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，

想起了朝中事愁锁眉间，